

台灣文學的雲滴落了什麼？

文／葉海煙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台灣文學源遠流長，它始終需要不同時代的台灣人的參與、鼓舞以及無所求的奉獻與提攜，而自命是「台灣文學」的每一個作家也就不能欠缺一份真實的自知之明——如同當代語言哲學家維根斯坦在感慨「我能知道別人在想什麼，但卻不知道我在想什麼」之餘，不禁吐露出詩味十足的這麼一句：「所有哲學的雲凝聚成一滴語法」，而台灣文學的雲又究竟落下了什麼？

如今，在網際網路正夾帶浩瀚資訊四面包抄我們這生活世界的時候，昔日吟風弄月的閒情以及那一心脫俗出塵的逸興似乎都已十分稀有；也難怪有人謂歎這是個很不文學的年代，以至於要找那「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騷人墨客是越來越難了。

不過，文學縱然不是「經國之大業」，但它與吾人精神之生命相互聯結甚至親密不可分割的關係，卻絕不容漠視。特別是在「文學與人生」或「文學與社會」的對應以及互動之間，文學的功能與意義以及文學創作之為社會群體之現象、文學作品之為個體生命之表現等等課題，實在值得有志之士關切；此外，在當代文明所慫恿而來的價值意識與行動意向彼此推擠之下，文學的理想性以及它那往往「不合時宜」的精神因子，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而因此在「次文學」以至於「非文學」的劣質品甚至是贗貨的魚目混珠之中，真實的文學或者昔日被稱道的「純文學」到底要如何持續地現其本尊於人類開明而寬闊的心靈天地裡？這個艱難的課題是確實成了十分嚴酷的文化挑戰。

其實，在高科技及其相關聯的思維方式與行動模式正大行其道甚至無孔不入的這個時候，我們並非沒有機會突圍而出；除非我們自我禁錮於當代各種名器的枷鎖之中，否則那靈性之泉與神性之光必將可以解我們的性靈之渴，並引領我們邁向充滿希望的國度——難怪有人讚嘆文學是「道」，是生命

之王道，更是天地之正道。祇是眼前的文化境況出現了攸關語言與文字之存亡絕續的種種關卡，其中最教人憂心的當是以紙本為主要舞台的文字創作正逐漸地在速食文化與媒體權力的威嚇或利誘之下，不再那麼地親近生命，也不再那麼地深入自我，更因此不再那麼地富有思想的開放性與精神的超越性。就以西方文學為例，要再出現卡夫卡與杜斯妥也夫斯基那麼「存在主義」的作家，似乎已經相當困難，而要再有哲學家如羅素、沙特、卡謬等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則更是鳳毛麟角，求之不可得了。

本來，思想與創作乃相得益彰，而哲學家與文學作家更可以攜手合作，一起迎向世間美好之光景與願景。中國哲學家方東美在從事哲學研究與哲學教育之餘，私下雅好中國古典詩詞之創作，他曾有如此充滿讚歎意味的詩句：「難能哲匠亦詩翁」；確實，哲匠與詩翁本就一家親，而身在繁華人間與奇麗天地裡的所有文學創作者，也自當如此自我期許。祇是在面對人性多變的時代新局，以及現代社會已然出現荒蕪之心靈之際，文學創作在多元多變、求新眩奇的取向之中，又當如何有所為而有所不為？而「作家」們既以創作為職志，他們到底該當如何妥善地處置漸被侵蝕破壞的語文結構，以及不再純潔無瑕的一顆顆腦袋、一副副心腸？如此的難題實乃現代廣義的文學實踐不能不和所有型

態的思想家、行動家聲氣相求、心思互通的關鍵所在。

而如果我們回顧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便可見台灣的文學創作史早已豐富而多采，甚至已然血淚斑斑，在在紀錄著這塊土地上曾經落下過的心靈的刻記以及思想的印痕——而這不就是台灣人生命史中一頁頁不容任意抹去的精采？當然，時代在變，思想在變，社會文化也無法停滯不前。對此，我們顯然可以大度包容，並且從容以赴。確實，同樣是謳歌生命奧蹟之詩人，余光中低迴於充滿鄉愁的氛圍裡，而吳晟則堅決定根於這塊壤土之中，這不就是時代風雲投映在詩人心湖裡所照現的異樣景致，它們不是都值得我們用心賞識嗎？而那被視為「反共文學」經典之作——姜貴的《旋風》，確實已如一陣旋風般遠颺於歷史的煙塵之外；如今，我們腳跨的「兩岸」所能提供的文學素材，豈止是單一政治意識或某一社會價值觀所能侷限？鍾肇政、李喬、黃春明、王禎和以及鄭清文，這幾位所謂的「本省籍」作家，他們之間的文學風格及其文學創作所指向的個人的「終極關懷」，又難道沒有真實的差異性可以供我們仔細玩味嗎？

再者，在文學的普世性之外，文學與某一特定社群之關係，自是所謂的「文學壤土」中不可離卸的主要養分；準此而言，台灣文學與台灣社會、台灣文化、台灣人作為一社群的共同記憶，乃自有其如同源頭活水般的連結性脈絡——而從許多台灣文

學的創作者所以能夠兢兢業業地從事此一千秋大業的緣由看來，文學作品的功能及其意趣，乃往往與文學創作者所懷抱的人生觀、世界觀以及他們對人類未來的真誠之關懷，正有著相互為用的一體性與整全性。也就是說，文學的想像絕不是空穴來風，他和作家的整個生命境況，以及作家對此一生活世界的反應與回應（其中，當然有其獨特的思想活力以及行動效力），豈能被任意地割裂？試想：如果吳濁流徒然坐困於這個島上的某一個角落，他又如何能夠興起「亞細亞孤兒」的悲愴之情？

看來，台灣文學源遠流長，它始終需要不同時代的台灣人的參與、鼓舞以及無所求的奉獻與提攜，而自命是「台灣文學」的每一個作家也就不能欠缺一份真實的自知之明——如同當代語言哲學家維根斯坦在感慨「我能知道別人在想什麼，但卻不知道我在想什麼」之餘，不禁吐露出詩味十足的這麼一句：「所有哲學的雲凝聚成一滴語法」，而台灣文學的雲又究竟落下了什麼？——是晶瑩剔透的雨珠？還是教人喘不過氣的陣陣陰霾？哎！自知自覺的文人們、詩人們、作家們，難道能夠畏畏縮縮地迴避這大哉之問？而文學創作如果真的有功於吾人生命之解放，那麼所有沉默的讀者又到底該如何頂住那山雨欲來的低氣壓？